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blue background with a high-contrast, yellow and black profile of a man's face on the left.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castle on a hill under a full moon, with a small figure in the foreground. The entire cover is covered in a dense web of white spider webs.

世界文学名著新译丛书

【法】大仲马著

王学文 译
李玉民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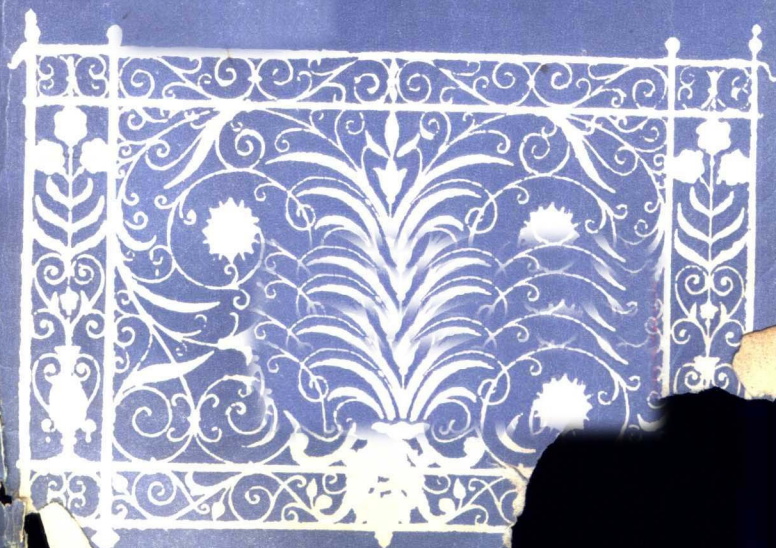
基督山恩仇记

插图本

基督山恩仇记

(下)

〔法〕大仲马著
王学文 译
李玉民



粤新登字05号

插图本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125印张 2插页 1,320,000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300册

ISBN 7-5360-1274-8/I·1131

上下册定价:33.00元

第五十八章 努瓦蒂埃·维尔福先生

丹格拉尔夫人和她的女儿离开后，在我们刚刚叙述过的马克西米连和瓦朗蒂娜的谈话期间，检查官家里发生了如下事。

维尔福先生在前，维尔福夫人尾随其后，双双走进父亲努瓦蒂埃·维尔福先生的房间。至于瓦朗蒂娜，我们知道她在何处。

夫妇俩向老人施了礼，支开服务二十五个春秋的老仆人巴鲁瓦，然后分别在老人两旁落座。

努瓦蒂埃先生坐在他那宽大的轮椅里，每天早上仆人把他扶进去，晚上把他抱出来，整天坐在一张映照全房间的镜子前，使他无需试图动一下——他也根本不能动，就可窥视在他房间进进出出的人以及在他周围做的事。努瓦蒂埃先生虽像一具僵尸，但却能用一对聪慧、机敏的眼睛注视着 he 身边的儿女。儿子媳妇那敬重的礼仪向他示意，一定有什么正经的、意料不到的重要事情要对他说明。

视觉和听觉像两粒火花，是他惟一显示活力的两个器官。人类的这种物质属性对于他已有四分之三成了坟墓的待葬品；就在这两种器官中，也只有一种从外部尚能显露这具冰冷的躯壳还有内在生命的存在。揭示这种内在生命的眼光，犹如黑夜中一束远方的闪光，告知迷于沙海的旅人，还有一

个活着的人在守护着这万籁俱寂的悠悠长夜。

老努瓦蒂埃黑黑的眼睛上隆起两道黑黑的浓眉；又长又白的头发垂披齐肩。就像人类每一个器官时常依靠其它器官的辅助行使功能一样，他的这双眼集中了一切活力，一切灵性，一切能量，一切才智，然后分布到全身各处和精神领域。诚然，胳膊的运动，话语的声音，身体的姿势均已不复存在，然而这双强大的眼睛补足了他全部功能的短缺。他用眼睛指挥，用眼睛感谢。这是一具睁着活眼的死尸。更有甚者，他这张大理石般的脸有时更令人望而生畏，它时而燃烧着怒，时而闪耀着喜悦。只有三个人擅长懂得这可怜瘫子的身体语言，那就是维尔福、瓦朗蒂娜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位老仆人。可是维尔福很少来看望他父亲，或者可以这样说，他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看一下。看望时，即使听懂了他的话，他也不对他说高兴的话。于是，老人的全部幸福都寄托于他的孙女了。出于孝道、敬爱和耐心，瓦朗蒂娜能从其目光中理解努瓦蒂埃的全部思维。在听懂对于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听懂的这种无声语言后，她用她的全部话语、全部面部表情、全部精神思维去回答，从而在这年轻的姑娘和这尊几乎就要披上灰土的所谓上帝创造的泥像之间，重新架起一座富有生气的交际桥梁。因为，虽然赖于物质的精神已经失去威慑，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一个听觉犀利的人，一个意志依然强大的人。

瓦朗蒂娜就这样解决了这个奇特的大难题，她懂得这位老人的思想，并且又让老人懂得她的思想；由于这种探究，对于通常的生活事宜，她大都能准确地满足这个活幽灵的意愿，或者说满足这具半死不活的僵尸的需要。

至于那位管家老仆人，由于二十五年来——我已经说过——他一直忠心耿耿服侍主人，所以十分了解其一切生活习惯，致使努瓦蒂埃很少需要问他什么的。

正因为如此，维尔福既不需要瓦朗蒂娜，也不需要仆人巴鲁瓦的帮助，便去同他的父亲进行一场他就要挑起的特殊的交谈。他本人，我们已经说过非常了解老人的语言，如果说他不太常用它，那是出于厌烦和冷漠。所以，他让瓦朗蒂娜去了花园，支开了仆人巴鲁瓦，然后自己坐在老头的右边；维尔福夫人坐在老头的左边。

“老爷子，”他说，“瓦朗蒂娜没有和我们一起，我又让巴鲁瓦走开了，您对这些不要见怪，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开始的商谈不宜在一个姑娘和仆人面前进行；夫人和我，只是我们两个人有话要跟您说。”

努瓦蒂埃的面部表情对这段开场白无动于衷，而维尔福的眼睛似乎要钻到老人的心底。

“这次谈话，”检察官以冷语冰人的口气和似乎永无置辩的腔调继续说，“维尔福夫人和我，我们相信会得到您的赞同的。”

老人的眼睛依旧毫无表情。他在听，仅此而已。

“先生，”维尔福继而说，“我们要把瓦朗蒂娜嫁出去。”

听到这消息后，即便是一张蜡脸，也不会比老人的脸更加冷若冰霜。

“婚事在三个月内就要举办。”维尔福又说道。

老人的目光依旧毫无生气。

维尔福夫人迫不及待地抢嘴道：“我们想过了，这件事对您利害悠关，先生，更何况瓦朗蒂娜似乎总是牵动着您的

爱，所以我们该做的只是将决定她命运的年轻小伙子的名字告诉您就是了。这是一个最有名望的家族的公子，瓦朗蒂娜可能会求之不得的。他家很有钱，名声好，我们替她选的这小伙子，品行和爱好都能绝对保让她过上好日子。这个年轻人的名字您不会很陌生，他就是埃皮奈男爵，弗朗兹·凯内尔先生。”

在妻子这一小段插说期间，维尔福向老人投去一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专注的目光。当维尔福夫人说到弗朗兹的姓名时，维尔福非常熟悉的他老父亲努瓦蒂埃那双眼睛开始颤动起来，眼皮犹如说话时通过气流的嘴唇，张开后闪动了一丝亮光。

检察官确知，他父亲和弗朗兹的父亲之间过去一向有隙，所以他深懂这线亮光和这种不安凶多吉少。然而，他以视而不见的态度让其一闪而过，重接妻子刚才没有讲完的话头说道：

“爸爸，”他说，“这件事很重要，您是十分清楚的。瓦朗蒂娜快十九岁了，她的亲事必须最后定下来。但是，我们在商谈中并没有忘记您，我们事先就说妥了，瓦朗蒂娜未来的丈夫同意不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否则这将会给一对年轻夫妇带来生活的不便。但是，至少您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瓦朗蒂娜特别喜欢您，而且从您这方面说，也只有您才能给她这种爱。这样，您的一切生活习惯都可以照旧，而且您将有两个孩子而不是只是一个在身边照顾您。”

努瓦蒂埃眼中的亮光变成血一样红。

这位老人的脑海里正翻腾着可怕的惊涛骇浪，这是肯定无疑的。痛苦而愤怒的喊叫已经升到喉咙，这也是肯定无

疑的。可是，由于他不能叫喊，只有如梗在喉，窒息待毙，他的脸变成紫红，他的双唇变成青蓝。

维尔福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打开一扇窗子说道：“天气好热，会使爸爸不舒服的。”然后他返回原地但没有重新坐下。

“这门婚事嘛，”维尔福夫人又插言道，“埃皮奈先生和他的家庭倒挺乐意；况且他家只有一个叔叔和婢娘。他母亲在生下他的时候就死了，他父亲于一八一五年被暗杀，也就是说那时他才两岁，所以说他不听任何人支配，只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

“那是一起神秘的谋杀案，”维尔福接着说，“虽然嫌疑的阴影在许多人的头顶不停地盘旋，但凶手一直是个未知数。”

努瓦蒂埃用了一下劲，他的双唇抽动起来，似乎变成了一下微笑。

“但是，”维尔福继续说，“真正有罪的人，那些知道自己犯了罪的人，苟活中人类的正义感和死后上帝的正义感都可能降临其身的那些人，一定乐意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再有个女儿嫁给弗朗兹·埃皮奈先生做妻子，这就将嫌疑的痕迹从里到外抹得一干二净了。”

努瓦蒂埃以一种人们对其破碎的机体本不该指望的毅力保持了镇定。

“是的，我懂得。”他用目光回答他的儿子维尔福。这目光完整地表达出他深刻的蔑视和机警的愤懑。

维尔福看出这目光所包容的一切，他微微耸下肩膀算作对这目光的回答。

然后，他示意妻子站起来。

“现在，先生，”维尔福夫人说道，“请接受我们的敬意。如果您愿意，是否让您孙子爱德华来向您请安？”

老人表示同意时就闭上眼，表示拒绝时就连续几次眨眨眼，要是有什么意愿要表达，他就抬眼望望天，这一切早已成了约定俗成的身体语言。

如果他需要瓦朗蒂娜，他只闭右眼。

如果他需要巴鲁瓦，他就闭左眼。

刚才，当他听到维尔福夫人的建议时，他的眼睛迅速而强烈地眨巴起来。

维尔福夫人受到这种不留情面的拒绝，撅起了嘴巴。

“那我将您孙女瓦朗蒂娜给您叫来好吗？”她又问。

“好的。”老头迅速地闭上了右眼。

维尔福夫妇躬身告辞走出了房间，同时差人去叫瓦朗蒂娜。瓦朗蒂娜知道要是有什么要紧事，努瓦蒂娜先生会叫她的。

维尔福夫人前脚刚走，瓦朗蒂娜就跨进了老人的房门，脸上浮现着激动的绯红。她眼睛一扫就已明白，她的祖父正在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有多少事情要对她说。

“啊！亲爱的爷爷，”她大声呼唤道，“到底发生什么啦？他们让您生气啦，是吧？您发火啦？”

“是的。”老人闭上眼睛示意说。

“那您生谁的气呢？我爸？不是？是维尔福夫人？不是；那生我的气？”

老人闭上眼。

“生我的气？”瓦朗蒂娜惊诧地又问。



老人重又闭上眼。

“我做了什么错事啦，亲爱的爷爷？”瓦朗蒂娜大声叫起来。

没有得到回答；她继续说：

“我一天没有见到您；有人向您对我告状啦？”

“是的，”老人的目光急速地示意说。

“您瞧，我又招惹谁啦。我的天哪，我向您发誓，爷爷……啊……维尔福俩口子是从您这儿出去的，是不是？”

“是的。”

“又是他们告的状让您生气了？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呢？您愿意让我去向他们问个明白吗？也好让我向您道歉呀。”

“不，不。”老人的眼睛示意说。

“啊！可是您使我害怕。他们能说些什么呢？我的上帝啊！”

于是瓦朗蒂娜思索起来。

“啊！有了，”她压低声音靠近老人的耳边说，“他们大概谈了我的婚事吧？”

“是的。”老人用愤怒的目光示意说。

“我懂了，您埋怨我一声不吭？唉！您还看不出来？是他们事先向我千叮咛万嘱咐叫我什么也不要告诉您，他们对我本人也什么都没有讲。可以说是他们说漏了嘴，突然被我听到这个秘密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您一直守口如瓶的原因。请原谅我吧，亲爱的努瓦蒂埃爷爷。”

老人的眼神重又变得直愣和僵滞，那目光似乎在说：“不仅仅是你瞒我伤了我的心。”

“那还有什么？”姑娘问道，“您可能相信我会抛弃您？
爷爷，您相信我一结婚就会忘记您是吧？”

“不是的。”老人示意说。

“那么他们对您说过埃皮奈同意我们将来一起住？”

“是的。”

“那您为什么还要生气？”

老人的目光中呈现出无限的温柔。

“是的，我懂了，”瓦朗蒂娜说，“因为您爱我？”

老人闭眼表示是的。

“您担心我会不幸？”

“是的。”

“您不喜欢弗朗兹先生？”

老人的眼睛连续眨了三四次，那是在说：

“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

“您心里有什么伤心事吗，爷爷？”

“是的。”

“那好，您听我说，”瓦朗蒂娜跪下来，双手搂着努瓦蒂娜的脖颈，“我也一样，我也有伤心事，因为我也不喜欢弗朗兹·埃皮奈先生。”

祖父的眼睛里射出一道快乐的光芒。

“当我曾想出家当修女时，您还记得您是怎样发火生我的气吗？”

老人那干燥的眼皮下滚动着一滴泪珠。

“那么我告诉您吧，”瓦朗蒂娜又说道，“我那样做就是为了逃脱这门使我绝望的婚事。”

努瓦蒂埃呼吸急促，气喘吁吁。

“那么，您对这门婚事也很生气是吧，爷爷？哦！我的上帝，要是您能帮助我，要是我们祖孙二人能够联合起来，一起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那该多好啊！可是，您现在对他们无能为力，您的大脑虽然如此敏捷，您的意志虽然如此坚定，但一落实到行动上的斗争，您就变得和我一样的弱小了，甚至比我还弱小。唉！要是您还是当年身强体健那时光，您会是我的一把强大的保护伞，而今天，您只能听懂我讲讲话，只能和我一起高兴或伤心。这是上帝剥夺我的一切时忘记带走的最后一个幸福。”

听了这些话，努瓦蒂埃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狡黠而深沉的表情，姑娘觉得他这眼睛似乎在说：

“你错了，我还能为你做许多事。”

“您还能为我做一些事，亲爱的爷爷？”瓦朗蒂娜问道。

“是的。”

努瓦蒂埃抬眼望天。这是他表达某种意愿时和瓦朗蒂娜之间使用的约定信号。

“您想干什么，亲爱的爷爷，说给我听听。”

瓦朗蒂娜在她的脑子里搜索片刻，一发现有什么想法时就大声告诉他；她发现在她所能想到的事情上，老人总是回答“不。”

“来，”她说，“既然我这么笨，就用这最后的方法吧！”

于是，她一个接一个地背字母表。在她从A开始背的过程中，她用微笑探询瘫痪老人的目光。背到N时，努瓦蒂埃的眼睛说话了。

“啊！”瓦朗蒂娜说，“您愿意做的事是以N开头的！那

我们就用N开头的字来找答案吧。以N开头的词彙上，您想要的是什么呢？Na、Ne、Ni、No。”

“是的，是的，是的！”老人急忙示意说。

“啊！是No？”

“是的。”

瓦朗蒂娜找来一本字典，放在努瓦蒂埃前面的一张斜面的书桌上。她打开字典，当她发现老人的目光凝视着某一页，她的手指便立即从上到下沿着词条探试着找下去。

自从努瓦蒂埃的身体落到如此糟糕的六年来，这种练习早已使她驾轻就熟，只要努瓦蒂埃本人能在字典中找到什么字，她就会立刻揣测到他的想法是什么。

当指到notaire(公证人)这个词时，努瓦蒂埃示意停下来。

“公证人，”她说，“您想找个公证人，亲爱的爷爷？”

老人示意说他要找的正是公证人。

“这么说应该派人去找个公证人？”瓦朗蒂娜问。

“是的。”瘫子示意说。

“应该让我父亲知道吗？”

“是的。”

“您很急于有个公证人？”

“是的。”

“那么就让他们立刻派人给您找个公证人来，亲爱的爷爷。您所要的就是这些吗？”

“是的。”

瓦朗蒂娜跑去拉门铃，叫来一位仆人，请他将维尔福夫妇叫到祖父房间来。

“您满意啦？”瓦朗蒂娜问道，“是的……我相信您满意了。嘿！真好不容易才找到呀，是吧？”

于是姑娘像哄孩子一样向祖父微笑起来。

“您有什么事，父亲大人？”维尔福对瘫子问道。

“爸爸，”瓦朗蒂娜说，“我爷爷希望找个公证人。”

听到这个奇特的尤其是始料不及的要求，维尔福先生和瘫子老人交换了一下目光。

“是的。”在瓦朗蒂娜和此时已经明白主人意愿的老仆人的帮助下，努瓦蒂埃以坚定的态度，示意他准备坚持斗争的决心。

“您要求找公证人？”维尔福又问道。

“是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努瓦蒂埃没有回答。

“您需要一位公证人干什么？”维尔福又问道。

瘫子老人的目光一动不动，因而也是无声无息，但却在说：我的意愿是要坚持下去的。

“您要给我们来个恶作剧？”维尔福说，“这样做值得吗？”

“不过，”忠心耿耿、随时以主人意愿是从的巴鲁瓦插言说，“如果先生要找一位公证人，很显然，说明他需要公证人，所以我马上去找。”

巴鲁瓦心无二主，心里只有努瓦蒂埃一个人，他从来不允许自己主人的意愿遭到任何非议。

“是的，我要一个公证人。”老人带着挑战的神气闭上了

眼睛，似乎是在说：“如若有谁敢拒绝我要做的事，那就等着瞧吧。”

“既然您非要找个公证人不可，爸爸，那就去找吧。不过，我要向公证人作解释，同时也要替您本人作辩白，因为现场情况将是非常可笑的。”

“没有关系。”巴鲁瓦说，“不管怎么说，我马上去找公证人。”

于是，老仆人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扬眉吐气地出发了。